

名家隨筆



第一次见你,是在多年前长治屯留的一个笔会上。你两根手指间夹着一根烟,烟雾缭绕过手指和眉毛、头发,脸颊上挂着一抹清浅的笑,你说你就是张石山。我的惊讶爬上头发和眉毛,说原来你就是张石山。

惊讶也爬入心里,这个满脸胡茬茬大马金刀的老汉汉,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石山,不是满口之乎者也的书生模样啊。

这是初相见。

彼时我还在一个工厂里,日日为五斗米折腰,对文学的向往淹没了柴米油盐,夜夜住在博客里,逮着一个名声很盛的文人,就用鼠标拖过来浏览一番,自然也在某种程度上熟悉了这个虬髯客。

再相见,我已客居太原。“老家山西”的聚会上,咱们握手寒暄,你竟然记得小妖,说着说着,就说到了上党梆子,说到了上党八音会什么的,这是哪儿跟哪儿啊,不过,被人记得终归是愉悦的。

不咸也不淡,不近也不远,倏忽又是几年,当你把嵌名联“十步之内必有,一人不诛可称”交给我,同时也附了说明时,我很快乐。这样的藏尾联可不是一般简单的联可比的。最可心的是,联后有长长的“张石山眼中的王芳”,心下有了几丝忐忑。这几年我的行为,奔跑或是求证、虚张声势或是孜孜以求、关城怀古或是拈花一笑,都落入你的眼中了啊!看看,“宁可真面目示人,绝不伪装文静闺秀”“她是用本我一己之心,去感知古人之心”,咋这样挠人心肺呢?

还不仅如此,当你说出,“地方戏剧早年对王芳女士的无心滋养,换来了她对我们传统戏剧的虔诚着意反哺”时,我的心被高山流水浸染,一把古琴摔出了知己之音。尽管我知道,你是许多人的知己,我还是抑制不住地激动,关于戏剧,你看透了我,我变得透明。

当时没想到的是,这一句话是伏笔,引出一本书。

我与你,距离了几个台阶。我开读《礼失求诸野》《清明无战事》《六福客栈》,更加认识了你。倡导仁者无敌的是你,也许有几分放浪形骸,但终在用行动实践中华礼仪的也是你。我觉得,你给我的嵌名联中点出“王道仁政”,不是一句话,而是你的思想体系。

一边是仁义,一边是嬉笑怒骂,每每在饭局中,我们偏爱你的民歌与模仿秀,三杯两盏浓酒,三碟四勺老醋,你便有了妙趣,我们只需贡献出腮帮子。席间你永远是中心,那样的风采试问谁人能敌?如此活泼泼一个人呀。江湖还是庙堂,你瓢泼肆意,你活的是你自己。我们这些旁观

想念你的心,飞入了云端

王芳

者,太爱赴这样的盛宴,快乐无比在这尘世太难得。我们也知道,你不是在取悦谁,你就是用这样的方式,掩盖你的仗义,你不想让人记住你的本色,最好能彻底忘记。

但你确实仗义,你的目光延展到那些弱势群体。人们惯常讲究着人情世故,自诩为情商高时,你能仗义执言,你时时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独立的观点,处处彰显你的善良与悲悯。

你的仗义,让我们相信人间正义,如果有一天我们被世界辜负,你一定不会作壁上观。低沉时,会收到你的安慰,平时时,你寥寥数言便能开解。我写了一篇有关阿拉善的文章,你很快留言:“轻柔的锐利,明澈的朦胧。言辞之外的诉说,歌唱之上的吟咏。无弦之箜篌引,不画之天孙锦。你这偶涉世间的飞天,幻化人形的精灵。”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对文字的肯定了,你那么多事情,竟然会利用有限时间阅读每一个人的文章,并作出你自己的评价。你原来是这样一个聪明、温柔又细腻的人呀。那样的一个粗汉子,却有一个细心肠,嗨,世间真有矛盾人,造物主真神奇。

草蛇灰线,我们对戏剧的共同感受,催生了一本《戏台上的中国》,我们对话,谈得兴致盎然,就像谢柏梁教授在书评中提到的,不是专业出身的两个人,对谈中时有微言大义。是的,台上台下,戏剧与人生,古人与今人,我们大家共同托举起一个“戏台上的中国”。

你为此书得意,尽管你没有见到这篇书评,你把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融入其中,消减你曾经对我说过的“传统文化就在身边,我们却像在拓荒”。你对此书寄予厚望,嘱咐我,咱们要好好宣传。我窃喜,当然要宣传,作家涉足戏剧领域,那是超出专业之外的另一种洗礼。

花无千日好,变故发生在9月。我终于盼到你归来,在蒋殊、李慧平、韩卫东三个人的精心筹划下,想做一次《戏台上的中国》的分享,《山西日报》还为此辟专版预热时,才知道你已病重。

分享活动如期进行,高朋满座,少长咸集,遍插茱萸少了一人。我们想着,等你好了,再去看你吧。

你拒绝了所有人的探望,只和家人相守着,熬煎着病痛。相求了几次,探望无果。时间真短呀,时间真残忍,再接到信息,已是噩耗,你已走了,带着你的豁达与自信,带着你的微言与大义。

你的拒绝相见,把你生前最好的形象,印在了大家心里。生前不进ICU,去后不开追悼会,不举行告别仪式,你坚守你的信条,洋洋洒洒过一生,潇潇洒洒终结这一世。

长亭又短亭,灞桥柳青青,世间再无一个你。

2024年11月25日,龙山松柏苍郁,你在这里永别人间。抬眼望,白云杳渺,想念你的心,越过樊篱,越过红尘俗事,越过亲友牵挂,飞入了云端。那里有汾酒与陈醋吧,你是在自斟自饮,还是嬉笑怒骂?

想着,想着,有水从脸上流下来。

初冬,一道炸裂的消息传来:太原西山磺厂村在第四次文物普查中发现北魏石窟,这是目前太原发现开凿时间最早的石窟。

天气晴好,阳光可亲。我们驱车上西山,想要一睹北魏石窟的真容。

沿玉门河北岸一路西行,过王封,山路盘旋,穿越磺厂村醒目的红色牌楼。村里有几条狗在溜达,有几辆车停在山下的广场。找不到人问路,便驱车顺路向南,再折返。偶遇步行下山二人,我们问明后沿岔路上山。

坡很陡,石子路较宽,路边是深不见底的沟壑。山中有几分寒意,此时夕阳西下,漫山树木杂草沐浴在温暖的柔光之中。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一个陡坡,看到对面山上一块大石头处人头攒动,还有新安装的银白色杆像是监控,料定这里就是石窟所在。

北方山野的冬天一派肃杀萧条景象,几辆摩托车停靠在路边,三两辆越野车停在石窟上方。有记者们带设备来采访,待他们离开,便挤进人群,上前一睹这座北魏石窟的真容。

磺厂村探石窟

韩淑芳



磺厂村北魏石窟造像

王钦 摄

走近石窟,不免有几分失落,原以为会像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那样宏伟壮观,可是眼前看到的只有一方砂石、一个小小的洞窟、几尊雕像。1500多年的时光将石窟蒙了一层岁月的包浆,残缺不全的雕像依照1500多年前的姿势,维持着1500多年前的模样,让人不由得顿生怜惜之情。

目测小小的一块灰色砂石不到5立方米,一个小小的洞窟顶多1立方米,里面却精雕细琢了9尊彩塑的菩萨,长袖宽袍,衣袂飘飘,清秀修长而比例适中,三壁主尊均有明显的褒衣博带、秀骨清像风格,符合北魏孝文帝改革特别是迁都洛阳后石窟造像艺术汉化趋势,多采用南朝士大夫服饰形式雕凿。此处石窟西壁为倚坐弥勒像,窟顶所绘图案已斑驳,洞窟内有文字记载,它开凿于北魏延昌三年(514),在年轻有为的孝文帝拓跋宏去世后15年、宣武帝元恪年间。

北魏王朝似乎是石窟艺术高度发达的朝代,著名的四大石窟都和北魏有关,而无数规模较小的石窟更是星罗棋布,遍布黄河以北的广大北方。

如今我们可知的,北魏王朝一路南迁一路开凿石窟。他们应该有专业的团队吧?从勘察、设计、绘图,到开凿洞窟、雕琢造像、彩绘,形成了一支完整而成熟的专业队伍。

遥想当年,开凿洞窟的匠人怀揣虔诚的信仰,携带沉重的工具,沿着羊肠小道,风餐露宿,披星戴月,驱赶野兽,一锤锤、一斧斧、一凿凿,将心目中最为完美的形象具化在小小的洞窟之中,将灵魂中神圣的信仰寄托在塑像之间,将信念中最为忠贞和坚定的意志物化于山坡之上、天地之间。

夕阳逐渐隐藏于对面的山下,我们小心地沿原路下山,一边走一边琢磨:虽然这座小巧玲珑的北魏石窟堪称袖珍,但是其精美程度不输北魏晚期的其他石窟。尚不清楚的是,石窟中残缺的雕像,是何时被何人毁坏的呢?

夜深做了个梦,漫山遍野都是石窟,不是云冈石窟,也不是龙门石窟,石造像就是我白天刚去过的这座石窟的菩萨,AI似的能活动自如……